宜蘭泰雅族與國家政權的相遇

文・圖片提供／廖英杰（宜蘭縣史館館長）

宜蘭山區的原住民族為泰雅族，主要分為三個群：居住於南澳山區的為Klesan群（南澳群），居住於蘭陽溪流域中上游的為Mnibu'群（溪頭群），以及居住在蘭陽溪中游長嶺、崙埤、松蘿一帶的Gaogan群。Klesan群、Mnibu'群原居於北港溪上游，約於十八世紀中葉前後，逐漸遷移至宜蘭山區；Gaogan群原居於桃園三光溪流域附近，大約於二十世紀初期遷徙至今日居住地。

當Klesan、Mnibu'群進入宜蘭山區定居時，蘭陽平原居住者為噶瑪蘭族人。雖然，泰雅族有馘首的文化習慣，然而亦須與噶瑪蘭族人進行物資的交換，包含食鹽、鐵器、陶器等，以取得生活必需品。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主要居住於宜蘭河與冬山河流域，距離山區尚有一段距離，此一緩衝地帶，避免了族群之間經常性的衝突。

漢人入墾與築路防備

1796年漢人入墾蘭陽平原，1812年清政府設立噶瑪蘭廳。大量移入者以漳州籍為主，少數為泉州籍與粵籍，這群移民者便沿著前述泰雅族與噶瑪蘭族的緩衝空間，由北而南迅速移墾。數十年間便建立了頭城、礁溪、宜蘭、羅東、冬山與蘇澳等聚落。對泰雅族而言，漢人最初並無直接衝擊，然而漢人需用大

▲遠方最低鞍部為番社坑溪源頭，為清代光立嶺戰役之地。

量的山區木材，造成不少衝突。

牡丹社事件後，清政府開始重視臺灣後山的治理，1875年沈葆楨派羅大春領兵開築北路，即今日所稱清代蘇花古道。開路過程中，羅大春所部與Klesan群人有所接觸，在沈葆楨的〈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〉中留下「斗史武達、斗史蘇達簡、斗史實紀律、斗史麼、哥老輝」等有關Klesan群的紀錄。但各碉隘因泰雅族的襲擾，翌年便撤兵廢路。

劉銘傳任臺灣巡撫後，1886年2月命提督劉朝祜自臺北馬來社開闢前往宜蘭的道路；1887年2月，再度命副將陳得勝，率領500名士兵進駐叭哩沙（約今三星鄉地區），著手準備開鑿山路。道路預計由叭哩沙平原的八王圍庄為起點，越濁水溪（蘭陽溪）後至粗坑，再經雙連埤，翻越草山，出梘尾（臺北市景美）後，抵達臺北府城；另築由雙連埤分向大湖、隘界，開設通往宜蘭城的支線。此兩路目的除方便交通外，亦用於防備泰雅族人；同時招徠佃戶，促進土地的墾殖與發展。

清軍襲擊與鏖戰收撫

1888年，劉銘傳令鄭有勤進入宜蘭，會同總兵陳羅進兵內溪頭四社。12月，陳羅軍進駐牛鬥山前，招募平埔族人造橋開道，而後沿濁水溪（蘭陽溪）而上，先攻占下墨社、大馬龍社與拜阿暖社。此行動中，陳羅部隊殘殺內外溪頭八社，族人均「一空而避」，據劉銘傳所奏「斃蕃數十人，焚毀蕃屋三十餘所」。清軍後遇大雪撤兵，下山途中遭泰雅族人伏擊，軍士死者13人。

12月21日，外溪頭四社「頭目」，央託「化蕃」帶領赴鄭有勤營中表示，希望「招撫內溪四社番以贖其罪，並繳所獲槍支多件」，鄭有勤隨後將泰雅「頭目」們送至臺北，劉銘傳並令內溪頭四社人均送子為質，此後併後山之拾高搖（今環山部落）等十四社，一同歸降清朝。此後，清廷勢力便不曾真正進入泰雅族Mnibu'群內各社。

1889年，宜蘭廳管帶劉朝帶聽取地方人士意見，計畫由內山修路直達花蓮

▲牛鬥為蘭陽溪中游最狹隘處，可能是陳羅部隊遇襲地。

港。當年9月25日劉朝帶率軍勇500人，進入「凍死人坑」（今羅東溪上游，又稱番社坑溪）。沿溪上行至「光立嶺」頂，越過山嶺後，遭泰雅族人襲擊，大約兩小時內所有軍士官及帶路之化蕃共273人全數陣亡，包含劉朝帶在內。

劉銘傳為報劉朝帶陣亡於光立嶺之仇，1890年2月16日要求宜蘭鄉紳並具武官功名的陳輝煌，招募本地土勇300人擔任嚮導，並動員軍隊達十七營，共8,500名的士兵進軍南澳各社。清軍沿南澳南溪攻入末都納社、武塔社，砲擊搭壁罕社，焚燒200百餘間家屋。

3月2日，傅德柯所部抵「老狗外五社」，遭泰雅族人20餘人縱標槍狙擊，傅德柯與哨官劉秀顏同時陣亡。泰雅族百餘人亦包圍清兵吳宏洛部隊，族人「蜂擁而前，死戰不退」，鏖戰整日族人「死傷如積」，清軍亦傷亡30多人。

最後，由泰雅族「頭目」9人至宜蘭撫墾局，稱房舍已被焚毀，死傷亦達200多人，希望清廷勿要求交出「凶徒」，願意送子為質，並交出光立嶺事件所獲槍枝200餘枝，泰雅孩童並送至義塾讀書。在此條件下劉銘傳「許以收撫」，各部隊並撤回下山。

隘勇線圍堵與部落遷徙

1895年7月日人進入臺灣後，當年9、10月，臺灣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進入宜蘭進行調查，其從清兵叭哩沙大營的文書中，抄錄清代對於宜蘭泰雅族調查的紀錄，這也是日本統治時最基礎的資料。

對日人來說，泰雅族無法預期的馘首行動是殖民治理難以解決的問題；另一方面，臺灣總督府希望掌控宜蘭山區的樟腦，也對泰雅族的生存產生高度影響。日人曾設立護鄉兵、辨務署、蕃產物交換所等不同的組織，嘗試減少馘首事件，但都無法達成效果。1903年3月日人首次有機會進入和平北溪山區，終於對Klesan群有了足夠理解與紀錄。

基於樟腦生產的需要，日方於同年開始於宜蘭山區施行「隘勇線政策」，依樟腦地生產計畫分年設立隘勇線。1903年底，設立清水溪隘勇線；1904年，完成寒溪至冬山的大元山前線、鳳紗山線、舊寮山線；1905年6月，完成宜蘭崙埤到臺北福山的叭哩沙屈尺間蕃地橫斷隘勇線；1908年，將1904年設立的隘勇線，向南推展至南澳平原南側的海岸地區；1910年中，完成大同鄉英士部落至芃芃山、巴陵之隘勇線。

隨著隘勇線的設立，Klesan、Mnibu'群生活所需的物資多數受到嚴峻的控制，包含日常生活所需的食鹽、狩獵所需的槍彈與刀具，迫使少數部落離開山區，進入隘勇線內定居。1912年，原居於和平北溪支流的Thawan、Krgyax、Ryohen（使用Tosa語者）移居至寒溪；1916年，Hagaparis部落移居古魯、刺竹澳；居於南澳南溪的Tpihan、Guguc則移居到東澳地區。

日人於1913年以警察部隊進入蘭陽溪流域，收繳Mnibu'群各部落槍枝。1914年以參與太魯閣戰役的警察部隊，

▲蘭陽溪流域是泰雅族 Mnibu' 群居住地，照片中的臺地即為 Mnoyan 舊社所在。

進入南澳山區控制Klesan群。至此，宜蘭泰雅族無力再與日本政府對抗。

隨著日本警察對於族人的控制日深，1920至1940年，Klesan各部落有半數以上開始移居平地近山地區，包含Kmuyaw、Bbukeykay移居澳花；Klmwan、K'babaw移居澳花與南澳；Pyahaw移居碧候；Kinus移居旃檀。直到二戰結束前，和平北溪山區上僅剩K'yang、Hagaparis、Ryohen（使用S'uli語者）、Tlangan（武塔部落）居住。此四個部落亦於1950至1960年代全數移居至南澳平原。

相對於Klesan群，蘭陽溪流域的Mnibu'群則多數未移動。僅有原居四南平臺的Mnoyan部落，因對日人抵抗最為嚴重，日人趁機強迫移居至今日的樂水、東壘一帶。

歷經十九世紀末清兵的入侵，日治時期的隘勇線圍堵、理蕃戰爭、部落的遷徙，百年來與國家政權的相遇，使宜蘭泰雅族進入漢人主流的當代社會，成為國家治理下的國民。